

裡圈文化

欄專陽司

1 「代馬輪卒手記」及其他

張拓蕪兄寄來他最近出版的「代馬輪卒手記」一書，於黃昏時讀起，讀完，東方已大白。展讀時，腦中交替映現着兩種景象：其一，是書中所描叙的種種；其二，是張拓蕪其人——由生龍活虎而至中風殘廢。這兩種景象，都使我心情黯澹，幾至落淚。

先說第一種。

「代馬輪卒手記」可說是拓蕪兄的生平自述；寫他貧苦的家鄉，以及因受不了學徒生活之苦而加入國軍後的點點滴滴。拓蕪兄約長我十歲，他籍安徽，我籍浙江，然而，「代」書中所述的經驗，大多數我都有過。

我生長在一個貧困的漁村，以地瓜乾為主食，荒年時且吃過鹽巴。貧窮如斯，却依然常遭海盜肆虐，先祖父曾被海盜綁架，毒打後丟於海中，以致死時還是一條爛腿。民國三十九年國軍撤離舟山，我十一歲，即隨軍來臺，由六十七軍少年隊而至入伍生總隊幼年兵營，後來入伍生總隊解散併入裝甲部隊，而幼年兵營却擴充為比原來人數多三倍的幼年兵總隊，先後駐過鳳山五塊厝，灣子頭和臺南三分子。記得在六十七軍少年隊時，某次駐在大溪某國校，全隊一百餘少年兵，竟有五十多人患瘧疾，我亦是其中之一。少年兵的年齡自六歲至十六歲，多數跟我一樣沒爹沒娘，舉目無親，少年隊沒有醫護人員，因而任由自生自滅，死了就埋，沒死的也脫了一層皮。後來的入伍生總隊隸屬第四軍官訓練班，以打罵教育聞

名。還記得我們的團長有回對我們訓話時說過：「幼年兵營的幹部一拏打過去不能把幼年兵打得倒退三步，就不配當幹部。」「代」文中所提到的打屁股，在我們那裏也司空見慣。記得有位湖北籍的幼年兵胡泰銀因打了一頓屁股而成了神經病，站在路上見人就敬禮。至於罰站、罰跪、兩腿半分鐘，更是家常便飯。有一回值星官不知因什麼事不高興，帶着全隊一百多幼年兵由五塊厝跑步到高雄體育場，每人還帶着小板凳，途中昏倒者即用田水澆身，醒了再跑（那時正值夏天）。我還記得那位值星官姓王，聽說他現在正在某大學任軍訓教官。

對於這一段記憶，我曾恨過，但現在已經能淡然處之。因為，那時國家正亂，一切都沒有上軌道。而且，這也是少數人的作為，更何況，事後證明，這個單位的領導人是個可怕的野心家，曾企圖兵變（報上曾公佈以王雲五先生主持調查的報告）。我們只怨命途多舛，生不逢辰。

拓燕兄的遭遇，顯然比我更為不幸。然而，他秉性仁厚，字裏行間不僅沒有怨尤，且洋溢着寬宥，充滿了幽默——幽默是另一種寬宥。但也因為如此，「代」書所給予讀者的不只是對作者的同情，而是超乎其上的同情作者所生存的年代。

二十五歲以下的人，對於張拓燕所記述的那個年代，想像力最豐富的人，也不過如做了一個惡夢——夢畢竟會醒的；或如看電影——畢竟自己還是坐在舒適的沙發椅上。然而，那不是夢，不是戲，而是忠實的人生，是用血肉所編組的人生！沒有經過那段苦難歲月的人，是幸運的，可是，也只是幸運而已，你絕不能以為自己是另一種中國人。

苦難使生命憔悴，但相對的，也使生命堅強。憔悴的生命倒了下去，堅強的生命挺立了起來。「曾經滄海難為水」，申而言之，吃過大苦，經過大難的人，對於小苦小難。何足道哉？我們的身邊儘多這些堅如松柏的生命。

拓燕兄原是詩人，詩人嘗言以左手寫散文，可見一位好的詩人，必先經過嚴格的散文寫作訓練。「代」書為拓燕兄第一本散文集，即有如此成就，便是明證，亦不得不使人心服。

司馬中原在序文中譽本書爲「五四以來散文創作的大手筆，更是大兵文學的經典之作」；羊令野說：「讀歷史，當讀司馬遷的史記……讀自傳，當讀代馬輪卒手記……」我都同意。但我以爲拓蕪兄在書末「我的感謝」中的一段話更爲重要：「我是個粗魯無文的人，不過我崇尚真實，這本書唯一可取之處也許就在『真實』二字。青年朋友們可能不大喜歡這種文章，不過我倒希冀這本書的主要讀者還是青年一代，他們讀了會了解中年一代失學和失去家庭溫暖的悲楚，了解中年一代槍林彈雨中的奮鬥以及求生存存活下去的掙扎。」我把這段話抄下來，但願有更多人讀到。

其次，我要談談張拓蕪這個人。

我認識拓蕪兄之前，先知道他的詩名「沈甸」。我對於他的詩，一般的感覺是「憂鬱、灰黯、深沉」，好像從沒有讀過一篇使我覺得快樂的作品。

民國四十九年到五十年，我在東引島編一份油印報，報社內有一位才氣橫溢，思想敏捷的老兵，叫錢雲寬，他就是「代馬輪卒手記」中一再提到的拓蕪兄的班長。（拓蕪兄之所以步上文壇，乃是受了他的一再鼓勵）讀沈甸的詩，即是經由錢雲寬先生的介紹。

五十年初，我由陸供部奉調到國防部某心戰單位工作，地點是在中山北路一段，拓蕪兄也在其中，並且很湊巧地我們不但面對面辦公，還負責撰寫同一個心戰節目廣播稿，那時我二十五、六歲，拓蕪兄大約三十出一點頭，因爲都是單身，所以又同住一個宿舍裏。我在那個單位工作了一年多，也跟拓蕪兄相處了一年多，對於他的爲人，敢說知之頗深。

他豪邁、不拘小節，對文學有着視如宗教般的熱忱。他對我作品所作的批評，無不使我心服。但是，他很寂寞，並且很自卑，總以爲自己沒有前途。爲此，我和幾位朋友經常勸他，甚至罵他，他並不生氣，却也依然故我。

他患有膽結石，床頭、抽屜裏，到處是藥。不過，他的身體很結實，粗壯有力，高興時，經常一躍而起，

手舞足蹈。他看不起不學無術而又居高位的人，言詞間常帶諷刺，由於這個緣故，他在這個單位工作得並不愉快。

後來，我們同時離開了這個單位，由於他調到林口，我們便很少見面。偶然相遇，他還是顯得生龍活虎，熱情如故。却沒想到，六十二年，他於退役後，突然中風，病後左身麻痺，連走路都需要靠拐杖支持，說話口齒含混，人也呆了，臉上再也找不着我所熟悉的那開朗的笑容。更因為他結婚生子，太太又沒有工作能力，所以生活陷入絕境，完全仰賴朋友的資助。人生至此，豈止不幸而已！

但是，老天爺對於這個嚐盡人間艱苦的老兵還算寬厚——並沒有奪走他那屬於文學的頭腦。於是，這個只剩下半個身體的男子漢，重新挺立了起來，並且邁向了他創作的新途——從六十四年起，開始寫「代馬輟卒手記」，在中華文藝月刊連載，六十五年，由「爾雅出版社」出版。

對於病後的拓蕪，我曾焦慮到了悲觀的程度，他的兒子還在讀幼稚園，坦白說，他連死的資格都沒有。然而，張拓蕪畢竟是「曾經滄海」的，他是一個誠如海明威所說「可以被打倒，但不能被屈服」那樣的硬漢，血痕中映着他倔強的笑容。

最近接到他的信，其中有一段說：「……這份嗟來之食很不想吃。我雖窮得有今天沒有明天，但我窮得硬朗，不看人家臉色。……老子窮定了！」

從這幾句話看來，病後的張拓蕪跟病前的張拓蕪，實在還是同一個人。對這樣堅強的生命，同情簡直等於是侮辱了。

2 由他去吧！

陸陸續續傳來消息，說臺灣的某些作家，到了美國之後，方向變換，向中共大拋媚眼，甚至有人連列寧裝

都穿起來了。

聽到這種事，心裏自然很不痛快。因為他們是我們的朋友，現在却成了敵人；因為他們是國家培育出來的人才，而現在國家正需要他們貢獻出才能。他們的倒戈，是我們共同的損失，說得嚴重一點，也是我們共同的恥辱。

但是，由他們去吧，陳若曦和侯榕生就是很好的例子，在不久的將來，我們必然可以見到或聽到，他們將會為他們的無知而付出慘痛的代價。

據我所知，這些人在國內時大多受過很好的教育，生活上，也都豐衣足食，像這種人，正是共匪所要打倒的所謂「小資產階級」。那麼，他們為什麼還要向共匪靠攏呢？說穿了，毫無道理，無非幼稚而已！

由此，使我想到，我們的思想教育，必須再加強。反共是我們的根本，是我們的總投資。一個人在國內受了十六年的學校教育，別方面的幼稚尚可原諒，如果對反共還沒有堅定的認識，人家一說，他就動了心，那我們的學校到底是在為誰培養人才？

我們歡迎反共義士，却不希望我們自己的人吃苦上當之後倒轉來再成為反共義士。

3 戒看電視

家家有電視，我家也有電視，但我差不多有三個月沒有看電視了。

其實，三個月前，我與電視的關係，也是若即若離——我只看電視新聞和體育節目。現在我却什麼都不看了。

我是很注意，或者說是很關心體育活動的，雖然我在體育方面一無是處。這乃是個人的興趣，毋需特別闡述。由於這個緣故。電視上的體育節目我一向很少錯過，不論是籃球比賽或是棒球比賽，也不論播出的時間是

白天或是深夜。但前不久的國際棒球邀請賽，三臺居然聯合一氣，作所謂「濃縮播出」，其情形猶如一部偵探電影，刪除了種種懸疑情節，即刻真象大白，告以誰是兇手。這種作風，說是愚弄觀眾也可，說是欺騙觀眾也可。因此一氣之下，此後寧願花時間排隊，也不再作電視機前的傻瓜。我這樣做，當然有點意氣用事。

再說到電視新聞。以作為新聞的媒體來說，電視跟廣播同樣佔有「快」的優勢，而電視又比廣播更能使觀眾有身歷現場的立體感。然而，我們的電視新聞除了遇有「極」重大的事情發生時，能充分利用它的這些優勢之外（這種事情總是很少的），通常的新聞報導，幾乎千篇一律是送往迎來、開會和大人物語焉不詳的談話。而且每天雖有三次電視新聞播報，其內容却差不多完全一樣。電視新聞機構似乎過於念念不忘於「教育」觀眾，而忽視了新聞記者的任務乃是客觀的報導。因此使聽新聞猶如聽訓，半小時下來，昏昏然不知所云。所以，我寧可耐着性子等報紙，不再老要記着時間去作它的學生了。

於是，我與電視便絕了緣。

多年前，我在中國時報副刊寫方塊文章時，曾經幾次批評過我們的電視節目，於是有人戲說我跟電視有仇。其實，我還是承認電視是一種很好的發明，問題是，我們把它糟蹋了。好幾次跟負責電視節目的朋友談起這件事，他們當然也有一肚子苦水，最大的癥結，是因為受廣告的約束；那也就是說，我們的電視節目，是控制在商人手裏。這自然是一宗隱憂，並且應該消滅。然而，我依然懷疑假如電視節目一旦脫離了商人的羈絆，究竟會出現一種什麼樣的面貌？還有一種普遍的理由是，外國的電視節目——就算「電視王國」美國吧——其內容不也跟我們大同小異嗎？我以為，這才是我們電視節目難以獲救的致命傷。

說外國的電視節目跟我們「大同小異」。這話「似是」却也「而非」。以美國來說，有許多受知識階層歡迎的節目，（如對時政的評論）我們是做不出來的。此外如體育節目。這些自然都是受客觀環境所限，責任不在電視公司。但是，我們為什麼一定要依樣畫葫蘆，跟人亦步亦趨呢？中國有中國的特性，有中國的文化，這其中難道就挖掘不出可供製作電視節目的素材嗎？是不為？還是不能？

今天，觀眾已經很清晰地看出，我們的電視節目，乃是完全承襲自外國（特別是美國）電視節目的傳統——不能做、沒有能力做的不做，剩下來的，便是一些即使連「娛樂」都相差甚遠的東西。買自外國的影集，無非是濫情的文藝片跟警匪鬧法的偵探片。「連續劇」是「肥皂影片」的東施效顰，胡鬧得使人噁心！「綜藝節目」裏男女歌星的騷首弄姿已使人不耐，還返老還童地在舞臺上做着小朋友式的遊戲。更嚴重的是，以金錢引誘觀眾參加現場或通訊活動。「統統有獎」無疑是賄賂，「抽獎」何異於賭博？

我的這種說法，或會被責為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然而，持這種說法的人，所在多是。電視當局不能存有「你不愛看自然有人愛看」的念頭，因為，電視不同於電影和報刊，後者具有選擇性，而電視却是登堂入室，成為大多數人生活的一部份。你們的作為。能嚴重地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思想結構——這就由不得你們愛怎麼弄就怎麼弄了。

以讀書風氣為例，電視是造成許多人不讀書的主要原因。一般而言，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，對成年人來說，是工作的時間，對學生來說，是求學的時間，而自晚餐後至就寢前的幾小時，是休閒活動的時間。在沒有電視之前，這幾小時裏，通常是讀書。看電影，會友，或各憑所好參加其他的活動（打牌、跳舞，自然也在其內）。然而，自有電視以後，我們發現對於打牌、跳舞等不良嗜好的普遍簡直毫無影響（好此道者豈是電視所能拉得住的？），却倒拉走了許多原來是利用這段時間讀書的人。（起初電影院的生意也受到影響，現在似乎已有改善。）讀書之有益於人生，古來論者多矣，毋需我再贅言。假如電視節目對人生的作用，等於讀書，甚至高過讀書，則我們歡迎猶恐不逮，而事實却是直接促使人們的思想開倒車。（觀賞電視節目的智齡只有十二歲）這些年來，多少雜誌和出版社倒閉，所剩者，以及抱着滿腔熱忱的後繼者，有幾家不在皺眉苦撐？照說，國民教育延長至九年，對出版業該是一大喜訊，但出現的情況不但使人失望，簡直使人擔憂。原來讀者們都看電視去了——電視節目剛好將他們送到床上就寢，哪裏還有時間讀書？

或許有人會說，這乃是一種公平的競爭，競爭的結果必然為「優勝劣敗」。這個說法，恕我不能苟同。因

爲，兩種不同性質的東西，是不能置在起跑點上比賽的。我們是否允許十幾歲的孩子在「上學」與「看電影」（或打撞球）之間任擇其一呢？一個現代化的社會，有義務、也必須提昇人們的思想境界，這項工作，在此時此地的自由中國，更爲刻不容緩。上昇與下降乃是兩個方向，不是同一個目標。

電視風暴在我們的社會已經吹颺了十多年，由於它在形式上佔盡了優勢，可說無往不利。可是，這幾年來，明顯的顯示出，它漸漸受到了知識界的唾棄，我曾在許多場合，聽到有人以電視節目作爲笑話的資料。我無意呼籲大家不看電視，但對於多數人天天浸染在這低品味的傳播媒體中，任自己的思想由其擺佈，則引以爲憂。（以每天三小時爲計算，如用來讀書，則將會有多麼驚人的進步！）「擁護好的、反對壞的」，對電視節目的欣賞作嚴格選擇，無意義的節目絕對不看，這也許正是促使電視節目改良的最有效辦法。如是，則「戒看電視」，便不僅只是一種消極的行爲了。

「幼獅少年」第二期要目

● 擁有五萬隻蝴蝶的人（專訪）／瑞仁
● 我的少年時代（自述）／馬中原
● 讀書與玩耍（隨筆）／亮軒
● 生存的法则（互助）／動物世界／穆美玉
● 木星阿胖（太空科學）／張景良
● 天翻地覆（地震常識）／馬景賢
● 小乖日記（漫畫）／張上萍
● 女媧的故事（中國神話）／河上公
● 在每一分鐘的時光中（詩）／蔣經國
● 認識自己（心理漫談）／子敏
● 美麗又奇怪的光象（氣象常識）／戚啓勳

● K3峰頂上的冰斧（每月小說）／郁斐斐
● 「響尾蛇，你表現得真漂亮！」（真實故事）／安素
● 神醫華陀（中國科學家列傳）／蔡仁堅
● 爲什麼要洗手（小小實驗室）／萬物
● 鐵頭與怪手指（魔術世界）／布西其大師
● 鏤花燈（工藝製作）／趙國宗
● 魔術的「九」（趣味數學）／澎湃
● 青青草原（學生園地）
● 孫姐姐信箱

■ 每册零售20元，訂閱全年216元，兩年400元。
■ 郵撥帳號：三三三六號幼獅文化事業公司
■ 電話：三三一四四五